

法國 安·斯梯著

第一次打擊

第三部 巴黎和我們在一起



1034-723

10/3

I565.45

17/3



第一次打擊

第三部 巴黎和我們在一起

法國 安德烈·斯梯著

葆煦 一之合譯

ANDRÉ STIL
PARIS AVEC NOUS
(LE PREMIER CHOC)

PARIS 1953

根據蘇聯國立文藝書籍出版社 1954 年 Л. ЛУНГИ-
НОЙ и К. НАУМОВА 俄譯本轉譯，並參照法文原著校
訂。

第一次打擊〔第三部 巴黎和我們在一起〕

著 者 [法] 安 德 烈 斯 梯
譯 者 葆 煦 一 之
出 版 者 光 明 書 局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三一號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印 刷 者 大 亞 印 書 館
(上海威海衛路三五七弄一〇號)

經 售 者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字數 248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4 $\frac{3}{4}$

195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7850 冊

定價 一元二角七分

內 容 提 要

「巴黎和我們在一起」是法國作家安德烈·斯梯近作三部曲「第一次打擊」的第三部。是前兩部各種事件的連續，描寫法國碼頭工人再接再厲進行鬥爭，獲得勝利的情景。

美帝爲了加強把法國作成一個準備新戰爭的軍事基地，又開來了一艘油輪。碼頭工人在法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號召工人拒絕卸油，並組織了一次大示威遊行。碼頭工人安里領導了遊行隊伍向市政府進發，向市長提出了各項要求，獲得了全部勝利，然後再率領隊伍走往港口示威，結果美帝輪船沒有等待汽油卸完就倉皇駛走。這時巴黎市民也正在進行反對武裝西德的示威遊行。兩地轟轟烈烈的示威運動，反映出一幅法國人民堅決反對新戰爭的偉大情景。

目次

一	來了.....	五
二	羅貝爾.....	元
三	馬柯斯主持會議.....	元
四	十點鐘.....	五
五	盯着他們每一個人.....	七
六	兩艘驅逐艦.....	七
七	對吧，安里？.....	八
八	看看希多尼吧.....	二〇
九	船塢.....	二三
一〇	衝向碼頭！.....	一四

一一	波爾在崗位上·····	一五
一二	魚、牡蠣和蛤蜊·····	一七
一三	屋子裏的慌張·····	一九
一四	在風暴中要把舵掌穩·····	二五
一五	沒有什麼辦法了·····	三五
一六	第一次考驗·····	三六
一七	家庭的瑣事·····	四六
一八	黨證·····	五六
一九	清晨·····	六四
二〇	在分部裏·····	三〇三
二一	女友·····	三七
二二	化妝品商店的新年櫥窗·····	三六
二三	領導·····	三五三
二四	尋找亞克·····	三六九

一來了

重大事件偏巧不知不覺地就臨到頭上來了，這是最糟糕的。

大家原以爲船來的時候，一定要舉行盛大的歡迎會，又是敲鼓，又是吹喇叭，大吹大擂，他們那一羣傢伙們，都得出來迎接，市長當然是用不着講了，他是非來不可的；他們會把各種勳章啊、獎章啊都掛起來，市政府的樂隊也要出動，總之一句話，一定是滿城風雨，亂吵一通，弄得烏煙瘴氣！……可是結果呢，却適得其反……

『怎麼樣，果然不出所料吧？來了吧？』

這是碼頭工人在開始登記前見面時的第一句話，這句話到處都有人講，在碼頭入口處，工人們跳下自行車，在朦朧的晨霧中，還看不清對方伸出手的時候，就劈頭問上這麼一句，在小食堂裏，或是在工會辦事處門前，只要是初次碰到，就一定要問這句話。

只有那幾位向來都是傻頭傻腦的傢伙，才莫名其妙地問：

『哪一個？哪一個來了？』

自從大砲事件發生以後，三四天來，碼頭上的情況，發生了急遽的變化，這一點已經是目共睹的了。在我們這個時代，一切事情也委實好像是變化得很快。舉例來說，星期二的報紙報導萊蒙達·第安被開釋了，跟着第二天就登出朝鮮勝利和美軍使用焦土戰術的消息。到了星期四，是黨的紀念日，在冬季賽車場上舉行了羣衆大會，這一天也正是青年大會開幕的日子。昨天又刊出對普列文政府提出信任案的問題，還有一些關於印度支那芒街慘烈戰鬥的消息。至於美國輪船的事，這可確實是使得一切都起了急遽的變化……當時不曉得是哪一個曾在碼頭上講過這樣的話：大砲的事件，只是一種偵察，他們想要先試探一番。從第二天起，大家就已經都看清楚了，他們是決計要利用這次事件來發作一下的。起重機手鮑爾·葛蘭尼被撤了職，其餘的人，凡是當時在船上工作的，如馬柯斯·巴比昂、穆斯卡特、烏連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他們把碼頭工作證收去了；雖然安里沒有在碼頭上工作，他的碼頭工作證也同樣被他們收去了，這是市長佈置的，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威脅過碼頭工人們，說他遲早要使用這個手段。這就是說，凡是拒絕爲美國人工作的，或是拒絕爲印度支那戰爭工作的，既得不到工資，也不能享受工

會會員的『特權』。『我早就料到是這麼一回事，我當時就已經對馬柯斯講過了……』小烏連說。但是事件既然已經發生了，烏連這時又來講這句話，與其說是對這個事件表示惋惜，不如說是他有意讓同志們稱讚他一回，因為他參加這次鬥爭，在他來說是吃力的呀。

大概市長是故意裝腔作勢，使大家知道，撤掉起重機手和收回其他工人的碼頭工作證，對於所有其餘碼頭工人是一個警告，當局並不會就此罷手，以後的花樣還多着呢，於是市長就在星期三的報紙上，在『碼頭』欄內，公佈了一個通告：『由於最近職工會的碼頭工人將有缺額，（難得這些大人先生們說得出口！）凡是願意擔任這種工作的，可以把申請書送到海濱諾爾得街中央勞力僱傭局。申請書經過審查後，根據缺額多少辦理。』

星期四清晨，在開始登記前，工程師列先來到碼頭上，宣讀了這個通告。然後他又引證了一些法令，想證明市長的舉動是有法律根據的，只要他擺一下手，就可以剝奪你的職業。大家對這位工程師吹了一陣口哨，表示抗議，跟着就一哄而散，誰也不再聽下去了。但是同志們在這時期，却毫無理由地被奪去了碼頭工作證。而且在這期間，碼頭上一隻輪船也沒有裝，也沒有卸，像是故意為難似的。因此無法舉行罷工，必須另外想

一個辦法，來表示同志們的團結。有一隻運煤船本應該在星期三進港，聽說奉到命令改駛到盧昂去了。看起來，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演奏得很是合拍……

昨天早晨大家還在工會辦事處裏，藉着那盞小電燈閃爍的微光，在爭論法蘭西人民聯盟盟員們在民主報上所發表的一篇論文，在這篇論文裏，他們這幫盟員獻給市長一條保證卸運美軍裝備的妙計：『把一些身強力壯，有充分決心阻止干涉勞動自由的行為的小伙子組成一隊可供驅使的特別警察。』這種跡象是騙不了人的。三兩天之內這隻輪船必到，這已經是十分明顯的事。大家感到輪船行將來到，就好像感到暴風雨將至一樣。

『莫克分子到處都是啊！』

講老實話，今天觸入眼簾的，就是這羣傢伙們。碼頭上配置了足有一團的莫克分子。他們大約是在夜裏三點鐘的光景到碼頭上來的，把碼頭四周都用鐵絲網圍起來，把探照燈指向碼頭的大門，幾乎相隔一步就都擺上了防坦克用的障礙物——拒馬。但是他們做的非常悄靜，一點大聲也沒有，住在碼頭邊沿謝巴斯其安——馬耐林蔭路上的人家，根本就沒有被吵醒。全城的人也沒有看出什麼破綻來。就在這個當口，『弗列德·馬克

格萊』號輪船偷偷摸摸地，甚至說不定也許把船上的燈都熄滅了，在那狹窄的防波堤的遠遠的盡頭，靠着碼頭停下來，並沒有進港。因為防波堤只不過有一公里多長，莫克分子很容易把它隔斷。

『爲什麼羅貝爾沒有來呀？』

當然，他也和別人一樣，預先什麼也不曉得。但是他每天早晨都是到碼頭上來的呀。爲什麼今天不露面了呢？恰好是今天……

阿爾方斯也弄得不大對勁。當他看透了是怎回事，又曉得這回正輪到他召集工人卸這隻輪船的時候，他真要決計不幹了。但是又碰到那個老問題了：如果他不幹，他那工頭的工作就算完蛋。這樣他就再沒有機會分派同志們工作了，而其他的工頭決不會把工作分派給同志們，理由是他們是共產黨員，或者還可以找到類似的藉口。阿爾方斯這樣盤算，是不是也在爲他自己的命運擔心呢？這很難講。要想答覆這個問題，那必須鑽到阿爾方斯的肚皮裏去。即使鑽進去，也未必就能夠……

保住這個位置吧，歸根結底是保住這個好位置吧……把孩子們扶養起來，總要使他

們比咱們要高一層。讓他們受到教育。也要使瑪爾金娜過得好一些呀……假使沒辦法，逼着她去找工作，那他心裏會多麼難過喲。他一向覺得驕傲的，就是他賺的錢足夠兩個入花，而且他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當時他父親會把他的婚期推遲了有兩年多，並對他說：『因為你還不能贍養你的老婆，所以要推遲，而贍養老婆，這是起碼應該辦到的事。』從那時起，他就抱定這種看法了。而且瑪爾金娜還愛漂亮……昨天她吵着要燙髮，就是明證。『聖誕節我沒有好意思去燙髮，可是，阿爾方斯，這回新年，這筆錢不管怎麼樣，我是非花不可的……』

不管阿爾方斯的腦海裏會否浮起這些念頭，他對於不幹的決定却終於突然動搖了。假使羅貝爾在此地，說不定阿爾方斯就會找他商量商量。可是羅貝爾沒有在這裏，他還應當去找誰商量呢？當你已經得到這樣一個職位，當你在自己事業上已經有了這樣的進展，說句良心話，就再不肯隨便找個人去商量問題了。即使對方是共產黨員，也是如此。因為阿爾方斯所担任的職位不是最低的，所以他把職級就看得相當重。甚至在他的黨支部裏，他也總保持着的一種腔調，固然只是一種腔調，但是這仍舊是對於碼頭工人的一種優越感的腔調。

儘管在黨內他並未担任什麼領導工作，但是他認為他的能力並不比那些領導者低，而且還不是所有的領導者都能和他比呢。這並不是什麼威信的問題，正如他所說，乾脆就是他的情願讓這般初出茅廬的年青小伙子來支配自己，這般小伙子之中就有柯列別爾、馬柯斯，或是那個瘦長個子弗蘭克。他們今天都在這裏，但是阿爾方斯却什麼也不去問他們。他認為他自己和別人一樣，對於一切問題也很有辨別的能力，至少不比別人差。而且馬柯斯現在根本已經不再是碼頭工人了。這件事當然不能怪馬柯斯，相反地，馬柯斯還有值得引以自豪的地方。他到碼頭上來，是失業工人的身份，也正和卓卓或尤傑夫一樣，或者說得更恰當一些，他到碼頭上來，只不過是做個樣子，想要表示一下，他的碼頭工作證和他同志們的碼頭工作證被收回去是不合法的，他們對這件事決不肯甘心罷休。這是他們在支部裏所決定的辦法。

這正巧也成了個問題……現在市長既然把馬柯斯的碼頭工作證收回去，阿爾方斯是不是還要派他工作呢？不錯，這委實是個問題哩。不久他將隨時隨地碰到這種問題。討厭的就是同志們往往不能了解他的處境。他們以為他在這種環境中，抓住這個職務是輕而易舉。講真話他抓住這個職務，不肯隨便放手，也確實是爲了他們。他正如在一個戰

門崗位上。是的，不管怎麼樣，這是一個戰鬥崗位。假使換個別人，只要一碰到困難，就會退縮，而且這樣的人爲數不少。他們會講：既然同志們需要工作，那就讓他們自己去想辦法吧。他們既然認爲能力強，那就讓他們來幹幹工頭，嚐嚐這個味道吧。阿爾方斯也可能有這種想法。他也可能……可是他的爲人正相反，他總是非常盡力。如果再來指摘他，那就太過份了吧？

今天早晨他還沒有和任何人講過話，但是任何人也實在還沒有爲了這個不值得的原因講他一句壞話。可是他和自己却滔滔不絕，講起來沒個完：自己提問題，自己答覆，有條有理……

假使船上所裝的是武器，那倒也罷了，但是船上所裝的只不過是汽油呀。從前我們已經卸過汽油了，而且是美國的呀。卸汽油這事情過去並不久，就在解放以後……況且，歸根結底說來，如果同志們認爲不應該卸汽油的話，他們只管拒絕，又有哪個來干涉他們呢。至於今天由阿爾方斯來派工，說句老實話，這是一種照例的公事。乾脆就是形式。不過如此而已。既然這樣，那麼誰也不要想把這件事的責任推到他的身上。工人也好，首長也好。無論工人，無論首長都不能指摘他。固然是由他來派工。但是這根本無所謂，

完全無所謂。他個人決不強迫任何人來應派。即使退一步講，他拒絕担任派工的工作。那時一定就另外由人來派工了，也不會有其他的結果。可是這樣作，我們會有什麼好處呢？我們又要回到一個老問題上面去：共產黨員担任的工頭不會再有了，只此而已……

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到處也找不到羅貝爾，可是共產黨員工頭就要開始派工這一點始終令人感到奇怪。很多人看到這種情況都動搖了，這是毫不奇怪的。本來情勢就不大十分明朗。如果是卸武器，而不是卸汽油，那問題就簡單得多了……現在呢，凡是猶豫不定，不能斷然拒絕這個卸汽油工作的人，都會找到很多的理由和藉口，來爲自己辯解，先是爲自己開脫，最後會很真實地相信這到底不是什麼罪行，因爲汽油是商品呀……大家在工會辦事處板房裏和板房四周爭論不休的，主要是這件事。

『他們不敢運武器呀。他們曉得這根本辦不通！』

『但是要知道，汽油也是武器啊。』

『他們又鬼鬼祟祟地偷着運來了。』

『美國鬼子向來是這一套手法。』

『俗語說，半夜做賊是不會提個燈籠的。』

『當然，如果這樣講，那無論什麼東西都有軍事意義了。任何東西都是！假使這樣的話，那該當怎樣辦呢……莫非乾脆不工作了嗎？』

『我無論如何也不會認為你這話是有道理的！假定你把它卸下來，不錯，這固然是汽油。可是據你看，這汽油要運到哪裏去呢？你講，要運到哪裏去？』

『我從哪裏曉得。』

『什麼，你講你不曉得嗎？你就真的不曉得嗎？講良心話，不曉得嗎？』

『哼，那一定是運到他們的基地去。』

『這就對了，是運到他們的基地去。這難道你還不明白？這就說明了一切問題。』

『既然是運到基地去，那就可以曉得它的用途了。』

『這樣一來，還有什麼界限可分，到底什麼可以裝卸，什麼不可以裝卸呢？』

『這不是普通的汽油。』

『你懂得的真多。莫非你嗅過它？』

『我的意思是說，它不是民用的……既然不是民用的，那就無所謂普通不普通了，』

它當然不是普通的。這根本用不着去嗅！」

『你的意思該當怎樣辦呢？你是主張工作嗎？』

『問題不在我一個人身上。要麼就大家都工作，要麼就一個人也不幹。』

『關鍵正在這裏。羅貝爾究竟到哪兒去了呢？』

『大家都應該拒絕。這樣最爽快啦。』

『輕一點講。當心特務聽見。他們會像蒼蠅吃蜜似地，由四面八方湧上來。』

『現在好像不是蒼蠅猖狂的季節吧。』

『我的話不會錯，這裏的特務不會比莫克分子少。』

『我向來也不掩飾我的看法。我心裏想什麼，就說什麼。讓他們來動一動咱們看。』

『確實是這樣，看，這裏面目生疏的人真不少咧。』

『不要亂猜疑人。可能這些都是失業的。』

『你這話講得不壞。這都是要填補缺額的。難得他們都響應了市長的號召。』

『你爲他們設身處地地想一下。如果你是他們，你恐怕也會到這兒來踹一轉吧。』

『爲了搶別人的工作嗎？我決不幹！』